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肖复兴

如今,文坛会很多。但这个会与不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将文学生涯坚持70年,而且坚持得有价值、有意义。束沛德先生对于新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有目共睹,自有公论。他集领导者、组织者、观察者、评论者和创作者于一身,70年风雨人生与文学生涯兼程,在儿童文学领域,独树一帜,无人取代。

二十多年前,我读到束先生的《龙套情缘》一书,非常感动,曾经写过一篇《平实是风格更是品格》的读后感。平实的风格和品格,是我感受到的束先生为文和为人的两个侧面,文人尤其是文官,能做到这样两者兼修,并不多见。其对我影响至深,一直深以为镜,是自己学习与做人的榜样。

我想再补充两点新的感悟。

一是对新中国儿童文学老中青三代作家,束先生都曾经给予过热情的关注,并为其评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评论并不都是“过年话”,而内含机锋。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他指出:“对儿童文学中的重要现象、热门话题,缺乏深入的探讨,没有更好地展开争鸣与论辩,有见地、有新意、有深度的批评文章不多,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专著更是凤毛麟角。在市场化、商业化的文化语境之下,一味赞扬、充斥溢美之词、言不由衷的‘炒作文字’‘人情批评’,俯拾即是。”

这是束先生2010年写的文章,16年过去了,尽管束先生批评的这种现象并未见改观,但他所持的态度:“一味唱赞歌、喷香水,或是隔靴搔痒、温墩水,该尖锐的不尖锐,都不是一个正直的、有作为的批评家应有的品格和风范”,对于今天表面繁荣却依然存有“唱赞歌、喷香水”之类乱象的儿童文学现状,有着警醒之意。

束先生这样写,也是这样做的。仅看他在《从严峻艰辛中写出美》一文,论及常新港的小说,既给予热情的表扬,也尖锐地指出“情节重复,人物雷同,是创作之大忌。常新港的某些作品中已经出现了与自己重复的现

象”。这样的批评难能可贵。这样的文字有骨头。

二是束先生对师友、对作者的深厚感情,特别是对普通作者的感情,让我感动。他有一篇文章《一本诗集联结了我们仨》,写自己与一位几十年未曾谋面的业余作者的一段往事。当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要为这位业余作者即志愿军战士蔡庆生出版一本诗集,特请束先生做这本诗集的编选和编审工作。诗集出版之后,束先生一直保留着这本属于这位作者的人生第一本书。想想,只是一位素不相识的普通业余作者的一本书,束先生却将它保留了60余年,半个多世纪呀。这几十年里经历了多少时代的颠簸与动荡,能把一本普通的书完好留存至今,实在难得。不知道如今谁人还能如束先生这样做到,我想,我恐怕是做不到的。这样的事情,已经蔓延文学之外,尤为让人感佩。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他说是教育,说文学也一样,说束沛德先生70年文学生涯的价值与意义,这个比喻也恰如其分。我不敢说,束先生唤醒我的灵魂,但束先生的为文与为人,确实曾经吹拂并推动过我这样一朵单薄却渴望清澈的云。

星期文库

趣谈“虫族”之五

百足蜈蚣位列「五毒」

李伟元

我国不少地方都有端午节佩戴“五毒”图案装饰品的民俗,北京的端午时令食品中还有“五毒饼”,饼面印有“五毒”纹样,寓意以毒攻毒、祛除恶秽之气。“五毒”通常包括蜈蚣、蝎子、蛇、蟾蜍、壁虎(或蜘蛛),它们被古人视为夏季毒虫的代表,其实壁虎一般是无毒的。

作为常见毒虫之一,蜈蚣的习性很早就被古人观察并记录下来,古人还将它视为蛇的克星。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提到保姆长妈妈讲的“美女蛇”故事,故事里最终凭借飞蜈蚣杀死蛇妖,正是源自这一说法。《庄子·齐物论》里有“螂蛆甘带”的描述,和“鸱鸺嗜鼠”并列,都用来比喻好恶没有定准。这里的“螂蛆”即为蜈蚣的别称,“带”指小蛇,后世注释称:“螂蛆好食其眼。”

《淮南子》沿袭了这一说法,甚至称蜈蚣可以杀死能飞天的螭蛇:“螭蛇游雾,而殆于螂蛆。”《抱朴子》曰:“蜈蚣见之,而能以气禁之,蛇即死。”不过,蜈蚣毒死蛇依靠的是毒液,而不是气息。它的第一节附肢特化成颚肢,能够向猎物体内注射含有神经毒素的毒液,一些种类的蜈蚣可以杀死超过自己体重30倍的动物。

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在小说《神雕侠侣》中,描写了洪七公和杨过吃蜈蚣的场景,称其味有如大虾,这可能参考自古代笔记里的描述。三国《临海异物志》记述:“晋安东南有吴屿山,蜈蚣千万积聚,或云长丈余者。以作脯,味似大虾。”葛洪《遐观赋》载:“蜈蚣大者长百步,头如车箱,可畏恶。越人猎之,屠裂取肉,白如瓠。”唐代《岭表录异》引《南越志》云:“(蜈蚣)大者其皮可鞞鼓,取其肉曝为脯,美于牛肉。”实际上,这些都是古人的夸张表述,全世界最大的蜈蚣体长也仅有几十厘米。虽然蜈蚣可以入药,但擅自捕捉食用有中毒的危险。

蜈蚣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狭长的身体两侧有数十条乃至数百条腿,俗称“百足虫”。蜘蛛和马陆也有类似的特点,导致很多人容易将它们和蜈蚣弄混。区别在于,蜈蚣每个体节只有一对足,躯体较扁;马陆的身体较粗,几乎所有体节上都有两对足;蜘蛛每节虽然也只有一对足,但身体比蜈蚣短,步足的数量相对少,外形比蜈蚣的足更细长。蜈蚣、蜘蛛的颚足都有毒腺,马陆无毒。蜘蛛别名钱龙、钱串子,还因可能有人睡觉时爬进耳朵,被古人称作“人耳”。马陆又名马蚘、商蚘,它的身体若被外力断开,断开部分的腿仍能活动一段时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句成语便由此而来。

荷池

徐徐

小区池塘里的荷花正悄然盛开,一朵朵粉润的荷花被碧绿的荷叶衬托得耀眼夺目。它们清晨含露带珠,楚楚动人;正午热烈盛放,生机盎然;傍晚暗香浮动,绰约生姿。

这方池塘本就从未缺过生机,一年四季都有鱼儿游动,水草生长,只是这些生机太过低调,粗心的人很难察觉。唯有到盛夏,荷叶覆满池面、荷花开满塘中,它饱满丰盈的生命力才会全然展现出来。

世上不少人也同这荷池一般,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到了关键时刻,总能绽放出动人光彩。

多年前,我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大学。母亲高兴极了,千里迢迢去送我。安顿好后,我们在校园的食堂闲逛,忽然闻到一股特别的香气。循着香味走过去,是一口大锅,里面正热气腾腾地煮着粽子。有两个品种,一种蜜枣粽,软糯香甜。还有一种,是我在北方从没见过肉粽——肉香扑鼻,十分诱人。

母亲也是头一回见肉粽。她盯着油亮亮的肉粽看了好半天,小声嘀咕:“原来粽子里还能包肉啊。”她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衣兜,可当目光落在小黑板上“每只两块”的标价时,明显被惊到了。她犹豫再三,终究没有把手伸出来。我心里清楚,两块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足够应付一天的开销了。

第二天开学典礼结束,母亲帮我收拾好宿舍就要动身回去。眼看下午的课快开始了,我想着让她吃了饭再走,便急匆匆往食堂跑。我打了一份米饭、两个菜——一碟素小炒,一盘豆角炒肉,咬咬牙,还特意买了两只肉粽。



●百草园
眼光
于昌伟

眼睛能看到的
地方叫视力,眼睛
看不到的地方叫
眼光。

“你一定要趁热吃掉,我上课去了。”我语气坚定地说完,转身就跑出了宿舍。下课回到宿舍时,母亲已经走了。饭盒里,米饭少了一半,菜没怎么动,两只肉粽还剩一只,静静地躺在饭盒的一角。那一刻,我特别开心,因为一向节俭的母亲吃掉了一只肉粽。

那时候,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有

两只肉粽

杨永丽

几十块钱。剩下的那只肉粽,我分两顿才吃完,每一口都吃得小心翼翼,细细品着糯米的香软和肉馅的油润。那是在南方的学校里第一次吃肉粽,也是最后一次。

放假了,我风尘仆仆地往家赶。下了火车,转乘汽车,最后坐上了县里开往村里的“路车”。开车的是王叔,跟我一个村。他见是我,一边开车一

边对我说:“你妈可真是个好!上次送你回来,你妈在车站遇到一位迷路的老人独自坐在路边掉眼泪,看样子是饿坏了,眼睛直往路人手里的吃食上瞟。你妈那天给了那老人一个粽子,老人三口两口就吃下去了,那五花肉三层肥肉泛着光,我看着都眼馋。”

我这才知道,那只消失的肉粽,母亲始终都没舍得尝上一口。她一路辗转返程,把那只肉粽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舍不得自己解馋。清贫的日子里,每一口吃食在她眼里都格外金贵。可当遇见孤苦无助的陌生老人时,她却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舍不得享用的肉粽,轻轻递到了老人手里。

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初秋,我买了两只肉粽。一只,藏着年少的我那份笨拙却真挚的孝心;另一只,盛满了母亲在平凡岁月里的温柔与善意。母亲从不会说动听的话语,却用一言一行,教会了我最珍贵的做人底色:心存良善,温暖他人。